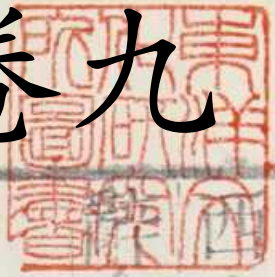


卷九

書名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 嘉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撰者 宋 眞德秀 輯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23
 編號 D7912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2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 嘉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一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下同。僖公二十四年初

其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顏叔桃子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二十五年晉侯殺太叔納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

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太叔即其昭公也

既定襄王于郊 韋氏曰郊洛邑

王勞之以

也不請隧焉 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

王弗許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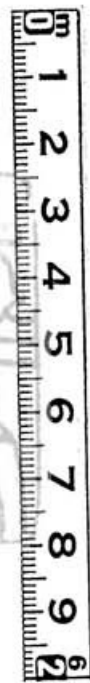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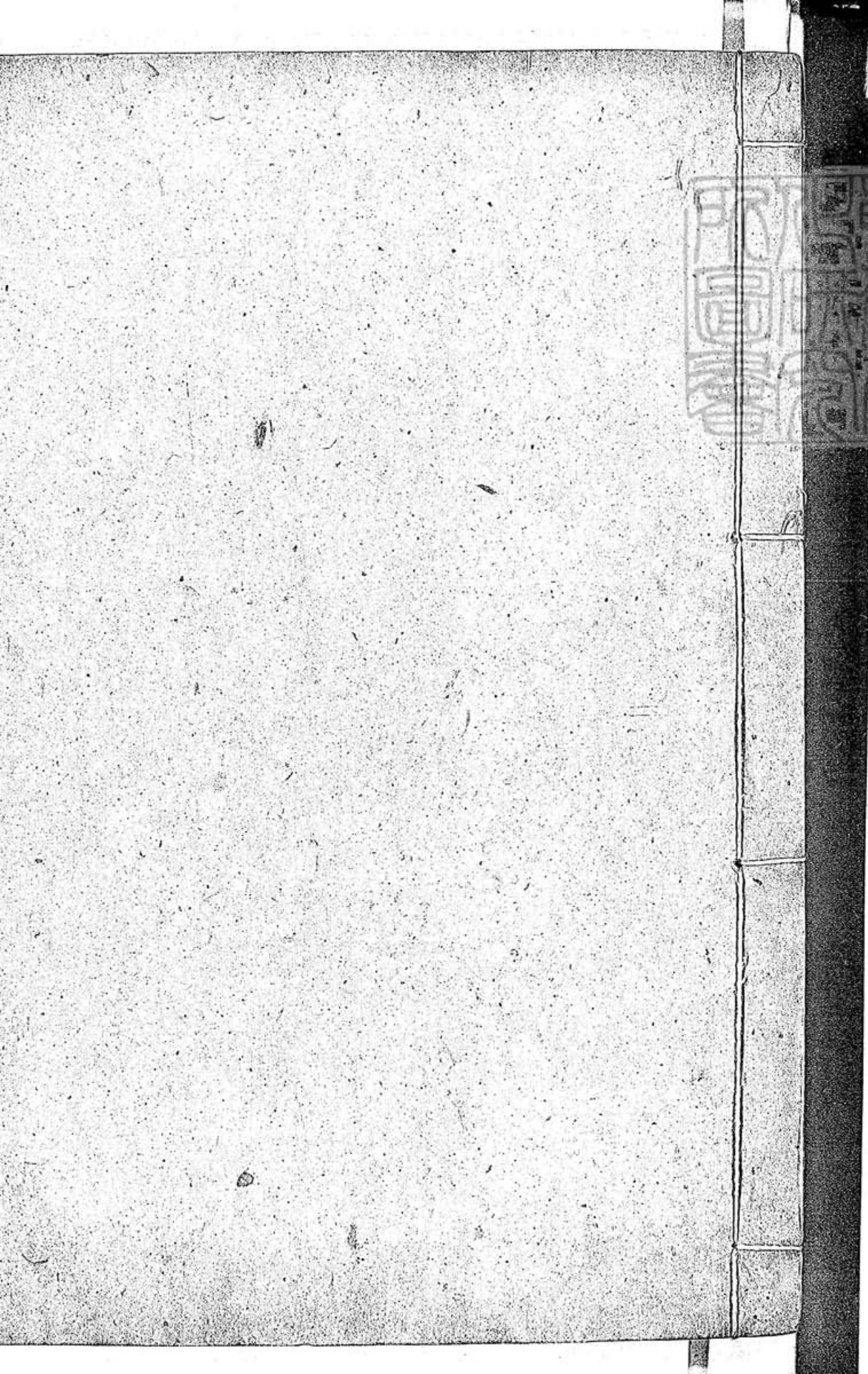
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

規規畫而

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以其職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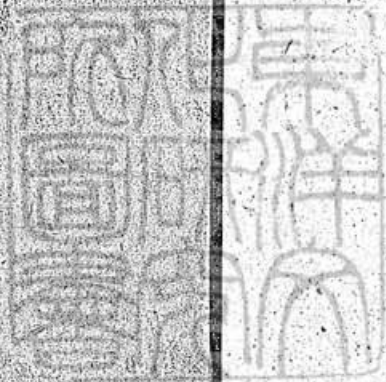
以備百姓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山宗卷第九

張敞論霍氏

本傳敞為山陽太守久之霍光薨立且帝始親政事封光兄

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有過歸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

吏敬聞之上封事云云時地節三年

四六印庫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



陽月朧他了切日晡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

天文失度妖祥變性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

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

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

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

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

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

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

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今明詔自親其文非

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

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

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

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

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

歲乃得通况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

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微也。按張敞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

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未屬繁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

也然時許后之事既宣帝志在必誅故雖善敞之計而不行也

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云云時陽朔二年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人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殺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殺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夫夫尹氏甯朝事濁亂王室于朝于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允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

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

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逮大夫危亡之兆臣瓚曰政不出君下及大夫即卿也秦昭王

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鄭氏曰皆昭王母弟穰侯魏冉也涇葉皆其弟也

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

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

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

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

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

位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

位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

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
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
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克盈幄內
魚鱗左右大將軍乘車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
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寄託也
內爲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
威重東宮太后所居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
樞機朋黨此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
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
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逐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

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

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坐

言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

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

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

也師古曰皇甫周卿上字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

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什柳起於上林而

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

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

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

立如下有秦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
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
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
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也孝宣皇帝不
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
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
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
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
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
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

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
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
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
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師若曰言社稷
不得久事天下幸甚書奏天子詔見向歎息悲傷
皇太后也
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後元延中星孛東井向又上
奏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
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
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
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卑祿門保守社稷安
國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讒刺
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
用為九卿輒每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特

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
年七十二年卒後十三年而王氏代漢

梅福論王氏書

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

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
數見羣下莫敢正言而上書云云時承
年三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
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
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
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
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
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

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
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
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
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
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剽治不循則
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
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
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
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
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

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
 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
 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
 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
 者蜀郡是也成帝為嘉中廣漢男及山陽亡徒蘇
 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
及隨已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
 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
 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
 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

卒伍故數上書求曰元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

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算

輩之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

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

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

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

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

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

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

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

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
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
誹謗之罔以為漢馭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
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
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
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
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
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
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

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

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中

也此一節議論不今

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鷲

音緣鳴也鵲遭

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

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

以來天下以言為諱

按陽朔元年王章下獄死

朝廷尤甚羣臣

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

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

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

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

師古曰具位具位之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
臣無益者也矯正也
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
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
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
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
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今深者不
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
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
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謂大臣外戚之權日以益
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

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

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一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

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

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

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

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靈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

故權臣易世則危按魯三家晉六卿漢曹氏魏司

以篡國蓋執成而附者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師

故也福之言信有旨哉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

後防之亦亡及已上石納至元始中王莽顯政

以為仙其後人有見...
門率云。按成帝初...
大將軍領尚書事...
成侯商根立逢時...
諫大夫楊魚等以...
后諸弟無功而侯...
揚魚猶能謂言之...
考其始末惟劉向...
四而近臣如王章...
章固賢然皆職分...
身高風峻節干...
張禹章真饒虬...
師丹論封拜丁傳...
馬封高樂侯...
帝委政外家王氏...
欲有所匡正封拜...
師傳居三公位得...
哀帝即位為左將軍...
領尚書事遂為大...
盛常內邑邑即位...
傅奪王氏權丹自...
於上上書云時綏...
之卿懇懇言之至...
之罪觸死而不顧...
之能超然遠逝以...
使人與敬其視欽...
道哉何足道哉...
哀帝即位為左將軍...
領尚書事遂為大...
盛常內邑邑即位...
傅奪王氏權丹自...
於上上書云時綏...
之卿懇懇言之至...
之罪觸死而不顧...
之能超然遠逝以...
使人與敬其視欽...
道哉何足道哉...
哀帝即位為左將軍...
領尚書事遂為大...
盛常內邑邑即位...
傅奪王氏權丹自...
於上上書云時綏...

二年未
改元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
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
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
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詔書比下變動
政事師古曰卒暴無漸卒暴無漸師古曰卒臣縱不能明陳
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卒相隨空受封侯
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
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
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

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讀曰要孝成皇帝深見

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謂哀帝以壯年克已立陸

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

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

不違顏咫尺師古曰言帝若在願陛下深思先帝

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

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

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大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

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

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不能盡忠補過而

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

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此慙負重責義不得不

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劉輔諫立趙皇后本傳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貴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才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歸為列侯輔上書云云時永始元年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

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

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

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

文約

序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
德之世考一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
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
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
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
人之所不子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
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
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書奏使
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後事見論救中○按
劉輔以諫官論上后之失正其所職然腐木卑人
之語母乃太直乎
此不可以為法

王嘉論董賢封事

成帝建平中為丞相
帝初立時侍中董賢

幸封高安侯嘉因奏封
事云云時建平四年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暮之辭也言有國
之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

以理萬事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

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

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

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

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

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
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
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
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
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
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
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
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示平惡偏重
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

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二年饑饉加有

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

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

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

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

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

師古曰榜笞也音彭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

安平師古曰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

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

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綵

繪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師古曰恭皇哀帝之比

比猶類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

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

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

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

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

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

宮天子太賢家有賓婚及見親師古曰親諸官並

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

百賈震動道路謹諱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

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

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

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

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

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

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

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

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
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
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

安其命

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

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云云

王嘉再論董賢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竊向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臧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

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異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增田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

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

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

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贛數犯

忌諱惟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

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

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究獄有飾辭

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

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

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

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廢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

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譚頗知雅文鳳經

明行脩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

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京事

上乃發怒召嘉詰尚書責問嘉免冠謝罪事下將

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

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

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為嘉備宰相諸事並

廢咎田嘉生嘉坐為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

道恐不可以示天下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

嘉詰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

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

度

無

死

忌

雲

宗

內

意

薦

明

書

上

軍

王

不

廢

道

嘉

石

以

相

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
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
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黃侯印綬縛嘉載致都
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以下與五
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須得實竊
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
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
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去得蒙大赦相等皆良
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
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貝國不空入獄矣吏稍
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士子得克備宰相不能進
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以歸責吏問賢不肖主名
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馬空何武不能進惡高
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即不能退罪當死死無
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
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
賢代之嘉為相三年誅國不後上覽其對而思
嘉言復以光代嘉為丞相後用何武為御史大
夫○按嘉直言忤旨得譴然猶下廷議六卿議
其罪先漢置良法然觀當所奏法廷議請薦相

乎自嘉死後廷臣喑啞無復敢開口論事者遂成
新莽之
簾悲夫

鮑宣論丁傅董賢書

宣少文多實時帝祖母傅太后欲稱尊號

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師丹大司馬傅喜等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諫云云時建平四年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克
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
是以日餓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
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
首耆艾魁口賄壘音磊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

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

董賢等

敦謂厚重也

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

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

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

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感請寄為姦羣小日

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

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

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

步浪反

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

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

女遮道六亡也

晉灼曰盜古列字也

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

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擊一曰殺一死也

治獄深刻二死也究陷三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

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

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

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

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

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

營私家稱反

天孕

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

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

巖穴誠異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
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
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
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寧空父子夫婦
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
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
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
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
人人如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
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
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

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眾
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
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
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
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
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
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
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
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
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

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叩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上以宣名
儒優容之

鮑宣論董賢書

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
籌明年正月朔日餘上乃

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
郎數十人宣復上書云云時元壽元年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明

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

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

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

旁从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

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天

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軒

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

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

諛言自進賞賜仁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

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

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大官為供海內貢
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
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
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
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
仇未有得久安者也按此言非持忠於哀孫寵息
帝亦忠於董氏者也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
復徵何武師丹
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
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
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矢願賜數刻之間

竭聖聖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上感大異彭宣
言徵何武彭宣

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宜為
同辭。以上論女寵佞倖

賈誼論積貯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
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

誼說上
云云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師古曰筦與管同
管子管仲之書也民不

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

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

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師古曰
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纖

至悉師古曰纖細也
其事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

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
業也末工商

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淫侈之俗日月以

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者

泛孟康曰泛音方莫之振救師古曰生之者甚少

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天下財產何得不糜

曰糜傾竭也師古曰糜音厥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師古曰公

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李奇曰狼

還顧言民見天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

既聞耳矣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貼危者若是

而不上驚者師古曰貼危欲墜之意世之有饑穰

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

旱國胡以相恤師古曰胡何也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

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

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橫也罷夫羸老易子而蔽其骨師古

日罷讀曰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

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擬借迺駭而圖之豈將

有及乎師古曰圖謂謀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

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

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

皆著於本師古曰歐亦驅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

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海師古曰言皆趨農作也則畜積足而

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庶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如淳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庶何乃不為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為
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鼂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
師古曰食讀曰飲衣音於既反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

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

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志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

不農不農則不地者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

於衣不待輕暖師古曰苟禦風饑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旨美也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

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

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

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師古曰走音奏夫珠玉金銀

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

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

饑寒之患師古曰周謂周徧而游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

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

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

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故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

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事也給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晦

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

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避暑熱秋

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

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

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

讀曰二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

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

今市中賣物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

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

殘餘物也音居宜反

所急求則其價倍賈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

必梁肉師古曰梁好粟也即今之粟米亡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

師古曰任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也伯因其富厚交通

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

堅策肥履絲曳編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編結素也繪之精白者也此商人

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

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

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

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

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

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

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爵農民有錢粟

有所滌師古曰滌散也音先列反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

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

有餘補不足今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

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

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車騎者天

武備也故為復卒師古曰為音于偽反神農之教曰有石

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此是

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
五六夫以上迺復一人耳師古曰五六夫第九此
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
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
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
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
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
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
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
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深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
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
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耕時有軍役
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熟且美則民大
富樂矣上復從其言以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

漢書卷之九十四
田賦之租稅

董仲舒論限民名田

武帝外事四夷內興

去本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
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經於五穀最重
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
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
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
宿麥令毋後時又言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
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
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
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
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顛川澤之利管山林

之饒荒淫越制踰移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

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

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吏卒謂給郡縣二

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

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

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吏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

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

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依牛馬之衣而食犬

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

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

田以贍不足師古曰名田古田也各為立限不塞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

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服

殺日不得專殺奴婢也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

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

後治遇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克實未有并

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

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政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

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

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

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頒後遂寢不行

賢良文學罷鹽鐵議孝昭始元六年三月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

下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利害長官不言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六六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也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故官以贍費用開均輸以足財鹽鐵均輸其業仰而取給

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
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寶而民不足於財者
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
通貧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壅利門而民猶爲非
況上之愛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
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
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
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
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
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
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
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
萬物並收物騰躍而商賈伴利自市則吏容姦豪
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買姦利收賤以取
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
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
匣而藏之況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
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
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以成私
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彊禦
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
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
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
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
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
上若是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
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
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
蕭牆而不在胸臆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

言鹽鐵品令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靡
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爲利入也將以
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
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
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
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
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
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卽位六
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
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

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
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
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
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
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
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
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
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
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
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

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
於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
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
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
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
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
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
囿太僕水衡少府太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籓
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
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

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

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方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禦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桑田野闢麻桑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滛巧惡欲施大夫若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

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
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
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
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饑
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
籍民之力也豐好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
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
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
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
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

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
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
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
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
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
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
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
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
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老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
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竝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

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
哀感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予
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
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
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
第將欲觀殊議異策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
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
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
退財利復往古之道臣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
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墮議以故至今未

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史曰辯國家
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
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
以逆執事天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
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
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
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
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
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
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

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卽負羸止作鋤耔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揚可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迺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

安然其禍累世不復流瘼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裨飯肉食無而爲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葬死殫家遺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耻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若輔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

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軒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三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苧而已今富者緡繡羅紈中者素綈錦縑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媵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

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修其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推牛擊鼓戲倡儂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蕢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竿調瑟鄭儂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聖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斷今富者繡棺題漆中者梓棺槨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

醢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
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
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
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隣有喪
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
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
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朱之以記虞
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聚
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珮古者事生盡愛
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
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
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
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
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
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於
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
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今當耕耘者養食之百
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
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
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

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
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
之蠹也曰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
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
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
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
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
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
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
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

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
禁奢侈不爲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取良曰文景
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
後多承意從欲少取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
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
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
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
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澎侯隳壞其
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掃舍無養士之禮而
尚驕矜之色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

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
素食之耻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
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况行之乎今欲下
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橐艾則被不
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
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
在已已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
而不通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
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
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
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
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
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
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
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政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
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之財
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
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
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
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

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
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
已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
能正鄧皙之僞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
而使之無爲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
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耻不能以化而
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蹶而不扶若此
則何以爲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
畜惡草鋤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
所以正民鋤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
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示而勿用今廢
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防陷民於罔
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會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已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夫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盜者觀鳥獸
挂罾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
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
本業養桑麻盡地方則民自富民無饑寒之憂則
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
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

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不給民用鹽鐵賈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耨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反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

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相寬曰余

視鹽鐵之議異哉吾所聞汝南朱子伯為予言當

此之時豪傑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

曾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

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

辨者陳其詞問問焉侃侃焉難不能詳簡斯可畧

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

以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

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

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

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

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激切而不悖斌斌然斯可

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義推史魚之

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

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

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

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

利未不師古始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

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睿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大夫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何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徒何足算也○此篇取鹽鐵論

貢禹論賦算鑄錢及贖罪之弊禹為御史大夫在位

數言得失書數十上○時初元五年

禹以為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至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

已上中農食七以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

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

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

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家富

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

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

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剔把土手

足胼胝師古曰捽拔取也胝古草字也已奉穀租

又出稟稅師古曰稟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共師古曰

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

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買師古曰賣田與人窮則起而更為商賈之業

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

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

玉金銀鑄錢之官二復以為幣而井勿得販賣師古曰

日賤買貴除其租錄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

錄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

古道便師古曰追遠也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

可減其大半以寬錄役又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

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

人太康食師古曰給其食金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

師古曰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

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

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

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

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今行禁止

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

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

遂從耆欲師古曰從讀日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

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

亂民貧盜賊竝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

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師古曰上

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

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故亡

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

誰也謾音慢又武連反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師古曰諄亂也故俗

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

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

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大彘家富執足目指

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

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

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

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

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

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藏者輒

行其誅亡得免官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

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

夫之人爾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懈四海

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

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

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

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

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

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

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

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女罷

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

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

五帝可及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

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

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按禹此篇大

抵經史氏刪削非復本文其云又言又欲恐非一

時一疏也他故此○以上論食貨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武帝時閩越復興

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

大為興發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安上書

○時建元元年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
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
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人安其生自以沒
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
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剗髮文身之民也張揖曰剗古翦

卷之三

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

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

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

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

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

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

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

之中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

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

地不可懸懸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

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

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

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

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

不輸大內應劭曰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一

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

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

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
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
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

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贅贖贖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爲贅婿賴

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

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

輿轎而隄領服虔曰轎音橋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拖舟

而入水師古曰拖曳也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

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夏月暑

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

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

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以其軍降處之上

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

疾死者過半親老淦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

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

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

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

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

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

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

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

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鼃不及夕臣安竊爲陛

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

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

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

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

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越人

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積食糧迺

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

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

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

率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奏饗者

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癘熱暴露水居蝮蛇

生師古曰疾疾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

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聞

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其與

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

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

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

以為畜越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

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

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

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

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

卒罷勸食糧乏絕師古曰罷讀曰疲勸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

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

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

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

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

破迺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謫當此之時外內騷

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散也音靡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

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

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

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

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

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

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

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

執事之顏行文頴曰顏行猶鷹行在前行廝輿之

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

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今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師古曰言漢發一使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不煩兵往。漢兵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云云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安以所不聞誠不勝厚幸

韓安國王恢議擊匈奴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止

下其議。時建元元年

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

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

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

為廣有其眾不足為疆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

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

敵執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

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應門馬邑豪聶壹師古曰豪猶帥

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

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

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

加慢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

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

日效也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

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

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

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

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以為之

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爾臣竊

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

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

脫其馬示閒暇也投積其鞍若營壘也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

晉書

文獻通考卷之...

三

章

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
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

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
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鴈門縣常谿谿名

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
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

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
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

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
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方不能所以

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櫜車
相望師古曰櫜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櫜送其此喪載櫜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櫜音衛

仁人之所隱也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
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

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
日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

服色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
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

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焱疾風也畜
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

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

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

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

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拜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

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

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塗

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

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遺百分之一以攻匈

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

止也言無所處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

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

亂定舍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眾伐國墮

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眾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墮音翽規反常坐

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

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

縞師古曰縞素也絀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

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為功

師古曰毆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于容反衡猶

橫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

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今其虜獲也遺音弋季

反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

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

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

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師古曰方道也今臣言擊

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

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

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

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

壹為間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

成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

逆許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

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

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

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

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大夫

季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

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季息別從代

王擊轡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

還去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

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轡重也恢曰始

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轡重可得

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

是下恢延尉延尉當恢逗撓當斬

唐林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九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